



顾十八娘

GUSHIBA
NIANG

顾十八娘

下

希行/作品
xi xing zuo pin

当命运之轮滚滚而来时，她不但为自己谋取一个富贵悠闲，
还顺手捞取了一个如意佳婿……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013034707

I247.57
2458
V3

GUSHI BA
NIANG

顾十八娘



希行 / 作品
xi xing zuo pin

I247.57

2458

V3



北航

C1642105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

第五十章 秘密

顾渔说得没错，她姓顾。不管她怎么讨厌姓顾的这家人，她也依旧姓顾。如果她如同前世一般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那么顾家就算倾巢颠覆又与她何干，但现在不行，这里有她的家人，有哥哥的前途，注定不能跟顾家脱了干系。

顾十八娘点头一笑，看向保定侯三公子，“不知姐夫今日所来为何？”

保定侯三公子哦了声，差点忘了自己来的正事。

“听闻刘公药酒乃是酒中极品，所以想要妹妹费心配些。”他含笑说道。

顾十八娘点点头，“没问题，要什么酒？”

“玉佛和金橘。”保定侯三公子忙说道，试探着说了些数目。

顾十八娘点点头，爽快地答应了。

“那还是到大有生？”保定侯三公子高兴地问道。

顾十八娘点点头。

保定侯三公子起身告辞，临出门时又低声道：“我说妹妹，你这药总让大有生独占，对你可是亏得很，你不知道那大有生将你的药都炒到什么价了。”

“不亏。”顾十八娘笑道。

保定侯三公子知道他们药师药行各有规矩，便不再多言，告辞而去。

下午，信朝阳就派人过来了，确认了下保定侯府要的药酒。

“这是另外单定的几种药。”京城大有生的大管事恭敬地将一张纸递了过来。

顾十八娘伸手接了，扫了一眼，“你们大少爷已经回建康了？”

年节是个重要的日子，作为建康人，信朝阳必定是要回祖居的。

“还没，过几日就走，京城药行会还有点儿事。”大管事笑呵呵地答道。

顾十八娘点点头，要过年了，事情自然会多一些。

“顾娘子过年不回去了？”大管事问道。

“家母身子不好，不便舟车劳顿，今年就不回去了。”顾十八娘含笑认真地答道。

大管事忙顺着说了两句，再不提。

“替我祝你家大少爷一路顺风、事事顺心。”亲自送他出来，顾十八娘笑道。

大管事再三请她留步，坐车忙忙地去了。

此时的信朝阳正端坐在酒楼内，京城所有药行都到了，乌压压的，将酒楼大厅都坐满了。这是药行会的年前例会，上了好酒菜，招了最好的女妓，大厅里说笑晏晏、觥筹交错，煞是热闹。

因为大有生是新开的药行，所以位置靠后，陪酒的女妓姿色也低了一等，不过相比其他那些年老肉多的掌柜的，能陪着这个年轻俊美的公子，这个女子很高兴，使出了浑身解数只待留住这个恩客。

“哦……”信朝阳转动酒杯，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过台上正交谈的几位会首，“过年京城都有什么好玩的？”

“那多了去了……”女子娇笑道，将半个身子都靠过来，吐气如兰，“公子不在这里过年吗？那真是可惜了。”

信朝阳冲她笑了笑，仰头将酒饮尽。

生于欢场的女子竟忍不住心中乱跳，“公子，不如赏脸到小女那里坐坐，小女将这京城之妙细细给你讲来……”她抬袖半掩粉面，眼波流转，欲说还羞千娇百媚地倚着信朝阳的肩头说道。

“嘘……”信朝阳伸手在唇边示意她低声，目光看向台上，竟似没听到这女子的话。

女子又恼又急，看着台上站起来，抚着花白胡须的老头，心里忍不住咒骂几句扰人清梦。

“……灾事连连，百姓困苦，那么今年，大家的年例就定一万斤黄连吧……”齐会长含笑说道，目光扫过大厅里的众人。

按照规定，药行会每年向朝廷捐出一批药，说是自愿，其实是为朝廷分摊。

分摊下来后，药会便会要求各药行依财力各自认报，对于临近年根的药商们来说，这无疑是从身上割下一块肉，尤其是今年这数目又涨了，一时间大厅里无人出声，只闻丝竹声响。

通常情况下，齐会长应该是第一个认报，但今次他似乎忘了这个，带着和蔼的笑，目光扫过大厅诸人，然后停在临近门口处的一个年轻公子身上。

此人身穿白袍，头发乌黑，气宇轩昂。

信朝阳抬起头，与齐会长的视线相对，心里微微一沉。

“这位公子是……”齐会长一笑，伸手冲他示意。

“在下大有生信朝阳。”信朝阳站起身来，拱手说道。

“原来是建康府的大有生，久闻大名，在京城开了分号，实在是可喜可贺。”齐老哈哈笑道，话音一转，“既然贵号新开张大吉，不如再吉上加吉，给大家起个表率可好？”

信朝阳心里冷笑一声，不过是要拣软柿子捏一下，面上却依旧笑如春风。

“承蒙会长看得起，不胜荣幸，那我就冒犯诸位了。”他笑道，冲在座的众人拱手。

在座的同行们纷纷笑起来，鼓掌叫好。

独那女妓面上闪过一丝不忍，伸手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角，这第一份认报的可不低的……

“那我大有生就出一千斤。”信朝阳笑道。

话音刚落，便有人轻轻笑道：“一千斤怎么配得上建康药行魁首大有生，怎么也得三千斤吧？”

信朝阳闻声看去，倚着一个美妓吃得微醉的中年男子，冲他笑着举了举酒杯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大厅里立刻哄笑起来，别人认得越多，他们就分得越少。这真是舍己为人的好做派，值得鼓励赞扬。

齐会长含笑不语，似乎并没有听见这男子的话。

“大有生在京城毕竟是后辈，不敢跟诸位的老号相比。”信朝阳笑容温和，目光看向那倚着美妓的中年男子，“不过，如是贵堂认报四千斤的话，我大有生便敢认报三千斤。”

轰的一声，大厅里热闹起来，好家伙，这两家就分走了七千斤，简直是搬走了一座大山！

“好——”众人纷纷起哄，冲那中年男子大叫着举杯，更催着自己身边的美妓们一拥而上，丰胸红唇将那中年男人淹没。

中年男人怒火腾地而起，却忍着不能发作。

最后还是齐会长出面打了圆场，大有生和保和堂各认了一千五百斤作罢，接下来分完这年例药材，聚会也就结束了，醉醺醺的人们或者归家，或者另寻地方吃酒，更多的则是拥着美妓坐车而去。

“公子……”女妓盈盈地望着信朝阳，轻声唤道。

信朝阳回头冲她笑了笑，“哦，方才多谢你提醒我。”

女妓竟忍不住如同第一次踏入欢场时那样觉得脸颊发烧。

“公子客气了……”她欢喜道，再看信朝阳已经转过身继续前行。

此等男子，错过了可是可惜，女妓立刻加快脚步追上去。

“公子……”她柔声唤道。

“哦，还有事？”信朝阳并没有停下，只是淡淡说道。

“公子可赏脸到我那里坐坐？”女妓柔情似水地看着他低语。

话音一落，她就被从身后一把揽住。

“怎么？琴娘，这么快就找到新恩客了？”一声不咸不淡的话在她耳边响起。

“王三爷。”女妓颇有几分尴尬，却又不能坏了规矩，半真半假地点了下他的额头，“是王三老爷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。”

“好，看来是我冷落我的琴娘了，今晚我好好陪陪你……”中年男人哈哈大笑，拍了下女妓的肥臀，目光含着几分挑衅看向信朝阳，“怎么样？信大少爷有兴趣一起来？”

信朝阳嘴角含笑，拱手道：“娇人佳客，我去了岂不是煞风景，王三老爷请。”

中年男人嘴边闪过一丝冷笑，果真揽着那女妓摇摆而去。

信朝阳嘴角的笑意渐渐转冷，怎么？以为在这京城你们盘根错节积势已久，就想要报仇解恨了？

在建康，我能推倒你们保和堂分号；在京城，我照样能推倒你们保和堂老号！

“公子，请。”小厮牵过马车，恭敬道。

信朝阳紧了紧身上的黑锦大衣，移步上车而去，马车缓缓穿过闹市。

车帘晃动，信朝阳半眯着眼养神。

“停车。”他忽地睁眼说道。

车夫很意外，忙勒马。

信朝阳伸出两根手指轻轻掀开车帘，回头看去，见路旁两辆马车并排停着，方才那中年男人身旁早没了女妓，衣帽端正带着亲切又和蔼的笑，对顾十八娘不知道在说什么。

顾十八娘身子羸弱，一到冬日整个人便总是裹在厚厚的斗篷里，此时她掀开厚厚的帽子，专注地听中年男子说话。

“走吧。”信朝阳垂手放下帘子，淡淡说道。

马车很快远去了。

“如此就有劳顾娘子费心了。”中年男人含笑说道，拱手作揖。

“三老爷客气了。”顾十八娘颌首说道，“将参茸送到顺和堂便是，我今晚便察看。”

中年男人再三道谢，又问她年货备的可好。顾十八娘一一答了。

“顾娘子是要出门？”他看看马车，又看了看身旁侍立的小厮，随意问道。

顾十八娘面色淡然，只是一笑，却没有答话。

中年男人也察觉出自己问得太过了，忙咳了一声，便告辞了。

看着他走远，阿四忙扶顾十八娘上车，一面献宝般的低声说道：“小姐，小姐，你看到没，这王三老爷车里坐着粉头呢……”

但凡酒宴必请女妓相陪，风气如此，没什么稀奇，大药商们的聚会更是不可或缺。

顾十八娘横了他一眼，“你倒眼尖。”

“那是，这香味大得……我站这么远都能闻到。”阿四得意洋洋地说道，看到小姐似笑非笑的神情，不由吐吐舌头，伸手轻轻打了一下脸，“该打，胡说八道！”

顾十八娘笑了，刚在车上坐好，就见斜刺里跑来一人，青衣小帽，高高瘦瘦。

“可是建康府顾娘子？”他恭敬问道。

“你是？”阿四问道，打量此人，面生，不认得。

男子并没有答话，而是继续冲顾十八娘垂首说道：“我家少爷请顾娘子这边一叙。”

他说着话，往对面指了指。

这是一家门面不大的三层当街酒楼，装饰简朴内敛，里面客人并不是很多。

顾十八娘嘴边扬起一丝淡笑，松手垂下车帘挡住身形。

阿四白了这人一眼，牵马就赶人，“让让，让让。”

那人甚是尴尬，却并没有让开。

“顾娘子，别误会，我家少爷是故人。”他忙说道。

“今人也好，古人也好，拜会请到顺和堂递帖子，问药请到大有生。”阿四甩着鞭子不耐烦地说道。

似乎已经料到会是这样，来人不急，依旧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顾娘子，我家少爷姓沈。”

“管你神还是鬼。”阿四哼声说道。

话音未落，顾十八娘拉开了车帘，看着来人。

来人似乎也料到她会有如此反应，并没有答话，而是伸手往酒楼方向微微一指。

顾十八娘将视线转过去，这才看到二楼一间窗子半开着，罩着宽檐的沈安林一只手搭在窗边，另一只手举着酒杯，正慢慢啜饮，见她看过来，便微微一笑。

“少爷问顾娘子敢不敢见……”

顾十八娘嘴边浮现出一丝冷笑，敢不敢？该问她想不想，想不想……

她起身下车，大步向酒楼走去。

“顾娘子这边请……”引路的男人停在一间房门前，恭敬说道，自己让开身形。

顾十八娘脚步微顿，看着眼前这个简简单单的木门，眼前一阵恍惚。

“林少爷回来了……”

“还不快去迎……”

“这里门槛太高了，不是早让你们挖了去？”

“少奶奶，别忙了，林少爷到门口了……”

“哎呀，少奶奶，你的衣服……”

声音嘈杂，人影晃动，顾十八娘不由轻轻闭上眼，旋即猛地睁开，伸手推开门。

略显狭小的室内，沈安林临窗而坐，宽大的青色鹤氅罩住了他的身形。

顾十八娘在门口略一停顿，迈步而进，门在身后被掩上。阿四似乎要跟进来，被人拦住。顾十八娘并没有理会，只是认真地看着沈安林。

他形容略显瘦削，神色微带憔悴，密密的胡楂，与记忆中的画面渐渐重合。

神情阴郁的公子，众人讥讽、惋惜、嘲笑、关切，她都不在乎，心里甚至还带着一丝欢喜。这个困坐于木椅上的男人，终于能平视自己，各种场景面容交换，最后还是停在了一张飘落的纸上。

休弃休弃。

那傲然而立的男子，满面都是不屑，他不要她。

“请坐。”他含笑说道。

“林少爷看起来心情不错啊。”顾十八娘依言坐下，看着沈安林微微一笑，也不客气，自己斟了杯酒，仰头一饮而尽。

沈安林面上闪过一丝意外，屈指可数的几次见面，这姑娘还是头一次对他露出笑容，看她今天的神情动作，颇有几分神清气爽的感觉。

“还好。”沈安林笑道。

顾十八娘嗤声一笑，再一次斟满酒，然后看向沈安林，指了指他手里的酒杯，“林少爷请哦，我忘了林少爷不方便。”她站起身来，拿着酒壶走到他身前，微微低头俯视坐着沈安林。“我来帮林少爷斟酒。”

沈安林往椅背上一靠，带着几分玩味地笑道：“顾娘子心情果然不错。”

“的确不错。”顾十八娘笑答，“我师傅说过一句话，人生最大的乐趣其实是自己坐拥千金而看别人因一文钱而走投无路。”

“顾娘子在大药会上一战成名，虽然说有名师指点，但短短时间能做到如此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”沈安林并没有在意她话里话外的含义，淡淡一笑，转开话

题说道。

顾十八娘看了他一眼，自嘲道：“没什么，这都是被人逼出来的。”

他逼她踏上死路，命运逼她重蹈覆辙，重生这两年来，她忍着痛，背着苦，挺着身，咬着牙，一步一步地走，不能停，更不能退。

大药会上，一个药师给顾十八娘下毒的事已经人尽皆知，沈安林以为她说的是这个，目光柔和地看着她。顾十八娘也正看向他，那目光落在眼里，却让他觉得心中如被针扎了一下，钝钝地痛。

依旧是怨恨吗？一个女子，如果可以，谁想抛头露面在男人行当里奋力相搏，如果当初父亲履约而行，这姑娘已经嫁入他们家，虽然内宅中的日子不一定好过，但至少衣食无忧，而且至少不是她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对她来说，自己便是背信弃义的仇人，世间最痛快的事莫过于看到仇人不得好报下场凄然，无关道德，人之本性，所以就让她痛快地嘲讽奚落吧。

顾十八娘已经斟了第三杯酒。

“你身子还没好，别喝那么多。”沈安林微微皱眉提醒道。

顾十八娘一饮而尽，冲沈安林拱手做请，“难得高兴，林少爷别扫兴，请。”

沈安林点点头，浅尝一口。

“林少爷请我来做什么？该不会是要我来瞧瞧你的伤腿吧？”顾十八娘目光在沈安林身上一转，似笑非笑道，“哦，怎么说也是差一点成了一家人，也该关心一下，不知道伤得如何？”

“差一点成了一家人？”沈安林转动酒杯，靠在椅背上缓缓说道，“听顾娘子这意思，是没希望做一家人了？”

顾十八娘失笑。

“一家人？”她面上闪过一丝嘲讽，“林少爷觉得我们有什么理由该成为一家人？”

话音一落，沈安林不急不闹，伸手从衣袖里拿出一张薄纸。

“这个。”他抖了抖，淡淡说道。

沈三老爷竟然还留着这个？顾十八娘心中一跳。“什么？”她神色不动，起身慢慢走过去。她走得很慢，心却飞快地跳着，短短的几步如同走了一个世纪那么久。终于走到沈安林身前，她伸手去拿，却扑了个空。

“顾娘子小心点，别扯坏了，我拿着给你看。”沈安林微微一笑。

顾十八娘冷笑一声，转身大步走回去坐下。

“你以为拿着这个，就能吓住我。”她说道。

别说这格式不全的婚书，就是三媒六证的齐全了，她顾十八娘难道便吓得会自己去送死？

沈安林沉默一刻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什么为什么？”顾十八娘淡淡道。

“为什么不认婚约？为什么……不肯嫁？”沈安林沉声问道，随后掀起衣袍，露出里面的劲装，伸手轻轻拍了拍腿，“因为这伤腿吗？”

为什么？顾十八娘的手忍不住轻轻发抖，那压制着的情绪因为这一句话而瞬间沸腾起来。

“没有为什么，什么都不因为。”她抬起头看着沈安林，那双一向深邃的眸子里跳动着簇火焰，慢慢地吐出几个字，“只是我不要你！”

这句话说出口，看着沈安林微微错愕的神情，顾十八娘只觉得鼻头一酸，眼泪似乎要涌出来；与此同时，那深深刻在心底的耻辱、悲凉、绝望，伴着这一句同样的话从自己嘴里说出来，终于轰的一声消散开来。

这两年来，她咬牙所做的一切，便是为了能够不让前世的命运重来，为了失去的亲人不再失去，得到过的耻辱不再得到，为此她绷紧了神经，扭转了本性，如今她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沈安林，是我不要你，是我不要你了！你再也没机会说不要我了，再也不会将此等羞辱加于我身！

她再一次端起酒杯，沈安林手一扬，手中的酒杯准确无误地砸中顾十八娘面前的酒杯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滚落在地，碎了。

顾十八娘猝不及防，酒水撒在了桌子上，只是看了眼沈安林，一句话不说转身便走。

结束了，从此我们再无瓜葛，今生再不要相见。

“顾湘。”沈安林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带着些许无奈。

顾十八娘并未理会，手扶上门框。

身后衣响风动，紧接着一只手从身后探来按住门。

“顾湘，别闹。”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热气拂过顾十八娘的耳郭。

什么？

顾十八娘惊愕地转身，看着沈安林胡楂密布的下颌。

他的宽髻已经解下，穿着深色箭袖圆领劲装，长身而立，身姿挺拔。

“啊！”顾十八娘惊叫一声。

“嘘！别喊！”沈安林连忙掩住她的嘴，低声说道。

怎么回事？他的腿？他的腿不是断了吗？顾十八娘瞪大眼看着眼前这个人，对他用手掩住自己嘴浑然不知，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。

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

“别喊，这是秘密。”沈安林低头看着身前的人，如此近的距离，可以清晰地看到她面上肌肤如同细瓷，一双眼中各种情绪交错，惊讶、愕然、惊慌、愤怒。

愤怒？

他的手忽地一痛，那姑娘狠狠地咬在他的手掌，有血透过指缝渗了出来。沈安林眉头都没皱一下，任她狠咬，只是看着她，那姑娘瞪大的眼睛里愤怒中有泪光在闪烁，一种铺天盖地的悲伤瞬间袭来……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松开口，靠在门框上，唇边残留着血迹，与她瓷白的面容构成极为诡异的画面。

“骗我？”她大口大口地深吸了几口气，喃喃说道。

“我这不是正要告诉你……”沈安林低声说道。

顾十八娘的视线却并没有落在他身上，也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。

“他敢骗我？”她接着喃喃自语，神情陡然变得狂暴，“连他也要骗我！”她猛地转过身又要夺门而出。

“顾湘！”沈安林再一次伸手抵住门，同时抓住她的胳膊，微微提高声音，“你听我说！”

“听你说什么？”顾十八娘声音中带着满满的悲凉，“说彭一针是怎么救治你的？”

沈安林微微皱眉，“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彭一针？关他何事？”

顾十八娘转过头，对他怒目而视。

“那是谁治好你的腿的？”她问道，因为情绪激动，声音微微颤抖。

沈安林笑了笑，却没有回答，而是说道：“坐下说。”

顾十八娘冷笑一声，动也不动，“说。”

沈安林一笑，摇了摇头，“没有人。”

顾十八娘冷笑一声，看着他一字一顿道：“林少爷的腿，筋脉已伤，如小心护养，便不会伤及五脏，不过若想重新站起来走路，除非华佗再世，神医天降。”

这句话说出来，沈安林脸上笑容一僵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问道。

这是大夫对沈三老爷和沈三夫人说的话，因为顾忌伤者休养心情，所以连他这个患者都不该知道。

这个姑娘，难道已经有能力在沈家安插眼线了？而且是安插到沈三夫人身边？一个药师，一个偏远地区的七品县令，一个怯懦守礼的寡妇？

顾十八娘看着沈安林凝重质疑的眼神，冷冷一笑。

“告诉我，是谁治好你的腿的？”她依旧问道，也没有答他的话。

二人目光僵持。

“没有人。”沈安林轻轻叹了口气，身子微微前倾，在她耳边低声说道，“因为我的腿没受伤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顾十八娘再次失声喊道。

沈安林的手又一次掩住她的嘴。

“这是秘密。”沈安林冲她郑重地摇头，“如今知道这个秘密的，你是第四个人。”

顾十八娘眼神闪烁不定，满含惊疑以及不信。

“十八娘，我信你。”沈安林定定地看了她一时，站直身子，收回了手，转身走回窗边，重新坐下。

室内顿时陷入沉默，只闻顾十八娘急促的呼吸声。

“为什么？”似乎过了很久，顾十八娘沙哑地问道。

沈安林抬眼看着她笑了笑，自己斟酒。“不为什么，因为如果我不装作受伤，现在就已经死了。”他淡淡说道，语气轻松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沈安林慢慢啜饮着，将酒杯在手中轻轻一转，嘴边勾起一丝怪异的笑。

“因为我的至亲想要我死，却被我识破反击而死，如果我还好好地话，他背后的那些人必然不会善罢甘休，肯定会加倍报复我，他们的目的其实是想让我变成一个废人，所以我便先当一个废人。”他淡淡说道，眼中还带着笑意。

这简单的一句话，却让顾十八娘大惊失色。

“你的至亲？要害你？”她怔怔地问道，前世的记忆瞬间涌来，让她思维一时混乱。

他的至亲，沈三老爷久病在床，几年来多数在昏睡中度过，直到彻底睡死过去。他的母亲，是继母，但也是他的姨母，知礼守节。可就今世沈三夫人留给她的印象，完全颠覆了她记忆中的印象，知礼守节、端庄可亲是绝对算不上了。

莫非……她的脑中闪过一丝亮光，抬眼看向沈安林。

沈安林冲她一笑，点了点头，举了举酒杯，“你猜对了，就是她。”

顾十八娘身形一晃，坐在椅子上，扶住桌角。

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完全不对，莫非是他们的命运也变了？

“她不顾廉耻勾引我父亲，气死我抱病在床的母亲，夺我母亲之位，享我母亲之财，又视我为眼中钉除之而后快，为她亲子谋嫡子之位。”沈安林慢慢说道，手里的酒杯应声而碎，碎片刺入手掌，有血慢慢滴落。

顾十八娘怔怔地看着他，脑中轰轰乱响。

“她早知你我两家亲事，本欲加与我身。顾娘子想必也明白，姻亲之事，借力扶持干系重大，她此举便是要我无姻亲家世可借，没想到你家世虽衰，但财力丰盈。她便谋你与我庶弟，借以掌控你的财物，不想你竟然拒绝了她。”说到这里，沈安林哈哈大笑起来，显然想起此事心情便极为畅快。

笑声中，顾十八娘猛地站起身来，疾步就走。

“顾湘！”沈安林一怔，站起身唤住她。

“大少爷还有何事？”顾十八娘声音低沉，带着满满的疲惫。

沈安林微微一怔，“我还没说完呢，怎么不听了？”

“你的家事我不便过问，也没兴趣过问。”顾十八娘略一停顿，“你放心，你的秘密我不会告诉他人，告辞了。”

“顾湘……”沈安林神情郑重，再一次唤她，“你且等我，不出两年，我许你富贵荣华。”

“去你的富贵荣华！”顾十八娘转身，哈哈大笑，眼中却是泪光闪闪。她伸出手，颤抖地指着沈安林，似是要说什么，却只是重复着一句：“去你的富贵荣华！”

这反应完全出乎沈安林的意料，一时间竟也不知道说什么，迷惑不解。

“沈安林，你现在想娶我了？”顾十八娘淡淡说道，面上笑容已经消失，取而代之是毫不掩饰的嘲讽。

“不是现在，是知道婚约之后就已是如此。”沈安林淡淡答道。

“那我再一次告诉你，这婚约不是你认不认的问题，而是我们、我不认。”顾十八娘冷冷一笑。

“为什么？”沈安林问道。

“因为你不配。”顾十八娘一字一顿地答道。

沈安林伸手按了按额头，似乎有些头疼，“顾湘，俗话说，凡事留一线，你这是何必。”

顾十八娘一声冷笑，“你也知道凡事留一线？那当初你又是……”她一字一顿说道，话到此却戛然而止。

“我当初如何？”沈安林看着她立刻问道，眼中闪过一丝凝重。

当初你做得那样决绝，完全将自己逼入绝境，可想过什么留一线？不过，那不是当初，而是那一世，也不对，也不是那一世。

那时，此时，还是彼时？

那时，已是茫茫虚境；如是来时，则是未知水月；自己还是自己，但他是他，却又不是他。

“十八娘？”沈安林皱眉唤了声，看着眼前这姑娘神色变幻不定。

顾十八娘的视线终于再一次聚焦在他脸上，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。熟悉的是相貌，陌生的是神情。

顾十八娘眼中闪过一丝疲倦，她携着浓浓恨意重生，却陡然发现恨不得食其骨饮其血的仇人，与眼前这个人，到底是耶非耶？

如果她是死去的顾十八娘，那么她所面对的仇人，应该还是那个按照既有的轨迹，过着荣华富贵、娇妻美妾生活的沈安林，如果她是此时的顾十八娘，眼前的沈安林又与她何干？

那个伤害自己的人已经伤害了，除非她活着，跟那个十年后的沈安林一起活着，才能有仇报仇有怨报怨，可是她死了，死在了十年后，十年后的这个沈安林对她来说，算什么？

她恨他，嘲讽他，咒骂他，处处设障阻拦陷害他，又能如何？那个伤她的人已经伤了她，纵然杀掉眼前这个沈安林，也改变不了曾经伤痛的事实。

罢了，到此为止吧。

她如今能做的，就是再也不要给这个人伤害自己的机会，再也不要跟这个人有任何关系。

她缓缓吐出一口气，慢慢转身，那个困住她的身体，折磨她的灵魂，压得她随时都要喘不过气的重担，随着这一口气被卸了下去。

沈安林又唤了声，顾十八娘却没有说话，拉开门大步离去，并将门在身后重重关上。

一场大雪突如其来，一夜间，整个京城披上一层厚厚的外衣。

顾家小院里，两个穿着厚厚皮袄的丫鬟，抱着手匆匆从院子里盛开的梅花树下走过。

“小姐，小姐，夫人问好了没有？”她们娇声问道。

屋门应声而开，穿着暗红缎子袄、披着银妆缎滚灰鼠毛荷叶短斗篷的顾十八娘走了出来。

“好了。”她含笑说道。

“夫人一早上来问了三遍了。”

“嘻嘻，这就是人常说的归心似箭？”

在她身后的三个小丫鬟抱着包袱嬉笑。

“什么归心，是见少爷心似箭。”来的两个丫鬟笑道，从三人手里接过多余的包袱。

女子们清脆的笑声回荡在院子的上空，簇拥着顾十八娘向前院走去。

就在几天前，顾十八娘突然决定去南漳过年，这个消息简直让曹氏喜极而泣，接下来所有人都忙得脚不沾地，吃的喝的用的满满地装了两车。

前院里里曹氏等人整装待发。

“你好好看家。”顾十八娘拉过眼睛红红的灵宝低声嘱咐。

灵宝点点头，低头拭泪。

顾十八娘迟疑一刻，看了眼一旁正和仆妇们说话的曹氏，丫鬟们也都各自在告别。

“过年的时候，可以让你哥哥来家里，但你不可跟他去那家。”顾十八娘神色郑重地说道。

灵宝点点头，并没有问为什么。

顾十八娘伸手帮她擦了眼泪，“哭什么。”

“小姐，你还会回来吧？”灵宝哽咽道。

顾十八娘一怔，却并没有立刻答话，神情中带着怅然。

“小姐……”灵宝心中的猜测更加明晰，泪如泉涌，“小姐为什么卖了顺和堂？”

就在决定去南漳陪顾海过年的时候，让众人大吃一惊的是，顾十八娘要出售顺和堂。

最不理解、最吃惊的自然是彭一针。

他一边忙着准备带老婆孩子回河中县过年，一边抽出空跑来质问。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当初为了得到这个顺和堂，顾十八娘经历了怎样的波折，而且如今的顺和堂发展正好，没有任何理由要卖出去。

“一心不可二用，我需潜心钻研技艺，这做生意的事还是太分心了。”顾十八娘缓缓说道。

虽然这个姑娘的心思向来都深不可测，但对于彭一针来说，他还是比别人多些了解。

顾十八娘视线低垂，声音一如既往，但彭一针清楚地感觉到有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。

“十八娘，可是有什么事？”他试探地问道。

这个姑娘看上去文弱，却无比倔强，认定的事哪怕前方刀山火海也不可阻挡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虽然看上去温柔可亲，其实却是整个人包裹着一层硬壳，她人站在你面前，心却远在天涯。遇到事，她总是一个人默默地扛，不说，不问，不求。

“没有啊。”顾十八娘冲他笑了笑，答道。

彭一针一脸不信，却也知道如果她不想说，问也是白问。

“好好的怎么……”他叹了口气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，起身告辞，“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”

顾十八娘垂下视线，一滴眼泪跌落在手背上，很快滑落消失了。

“小姐是不是不回来了？”灵宝掩面哭道，“小姐？”

顾十八娘伸手帮她擦泪，沉默一刻，才缓缓说道：“不会，我不会扔下灵宝的。”

灵宝抬起头，“小姐说话算话。”

顾十八娘微微一笑，轻轻拍了拍她的脸颊，“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？”

灵宝扁着嘴，想哭又想笑。

曹氏走过来委婉地提醒时候不早了，而且镖局的人也来了。

顾十八娘拍了拍灵宝，曹氏也嘱咐她几句，众人便上车了。大门打开，在十几个镖师的护送下，浩浩荡荡的五辆车便离开了。

灵宝一直送出城，直到车队化作天边黑点，才哭着转过身。她相信小姐不会扔下她，甚至也不会扔下哥哥。但她知道，小姐这一去，是无心再回京城来了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，灵宝转过头，再一次看了眼空荡荡的白茫茫的天际。

那一天，小姐从外边回来，整个人都变了。那一夜，一向看书到很晚的小姐，屋子里意外地没有半点烛火。夫人当时还很高兴，女儿天天辛苦，终于知道休息一下了。

她当时虽然奇怪，但也是这样认为，心里也很高兴。后来过了没几天，小姐就决定去南漳，决定卖了顺和堂。这不对，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太不像小姐的做派。可是小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总是跟着小姐出门的阿四一定知道，她转过身，无奈地吐了口气。



第五十一章 回京

年很快就要到了，对于忙碌新年节的人们来说，京城里走了谁又来了谁，根本无心知晓。难得一遇的大雪，并没有阻挡人们迎接新年的热情，街道上车水马龙欢声笑语，间或爆竹零星响起。

一辆马车穿行在热闹的道路上，进入药行街，空气中特有的药香味飘入车内。

沈安林伸手掀开车帘，形容憔悴，目光似是不经意地在街道上扫过，无神的眼偶尔闪过一丝犀利的亮光，这颓废落寞的外表下也许掩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
“慢。”他忽地说道。

车夫有些慌乱地勒马，带着几分探寻回头看着他。

沈安林的视线落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店面上，与四周的热闹不同，这里四扇门只开了一扇，当中挂着一个写有盘售的牌子。

“盘售。”他眉头微皱，低声自语，视线上移，落在那金底黑字的“顾氏顺和堂”牌匾上。

与京城相同，建康迎接新年的气氛同样热闹。顾家巷子里积雪早已打扫干净，穿着棉袍的孩子们扯着各种玩物欢快地跑过，来往的小厮仆从脚步匆匆。

顾长春的宅子里已然装饰一新，屋檐下挂着鲜亮的红灯笼，院子里不时响起爆竹声，以及顽童们大呼小叫的笑闹声，家仆们忙着送礼接礼安置年货，脸上都带着喜色。

此时屋内顾长春的神情却与这节日的气氛格格不入，脸色阴沉，忽地重重吐了一口气。